



歌 剧

高山流水

遠南枝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歌 劇

高 山 流 水

延南校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新型歌剧。剧本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两个山村，世世代代因为爭水鬧糾紛、打群架，虽然生活在一块土上，却弄成冤家对头。自从农村实行高級合作化以后，有計劃的兴修水利，合理用水，不再鬧本位主义，才由冤家对头变成了新亲友。不但改变着山村的經濟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剧情中并穿插着一对青年男女的曲折爱情，情节真实生动，适合各种地方戏上演。

歌 剧
高 山 流 水
远南枝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

★

1957年12月第一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耗 $1\frac{1}{32}$ ·25印張·53,000字

印数：1—4,800册 定价：(7)0.23元

統一書号：T 10086·106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夏——一九五六年初春。在华北山区，一个叫环水岭，一个叫核桃灣的两个村庄。

剧中人：

明珠：环水乡高級农业社副社长。（前环水岭团支部書記，实验丰产队长）

王老槐：明珠爹，高級社水利委員。（前环水岭某小社社长）

喜元：高級社核桃灣生产队青年队长。（前核桃灣某小社青年队长）

李茂林：喜元爹，高級社核桃灣生产队队长。（前核桃灣某小社社长）

明珠娘：社員。

老汉：核桃灣派出修水庫的工人。

庆和：高級社基本建設队小組长。环水岭村人。

根丑

石柱：核桃灣青年突击队队员。核桃灣人。

长盛

甲

青年乙：环水岭村青年团员。

丙

姑娘四人：高級社社員。

群众四人：环水岭参与打架的人們。

序 歌

男：高山高来石头多， 男：山上有村环水岭，
 女：走起长路好唱歌， 合：山下八里核桃灣。
 男：唱歌因为心高兴， 两村不远亲戚多，
 合：也因为高兴才唱歌。 十户亲家九不和，
 男：十重山来九道川， 若問因为什么事？
 女：我們就住在山里边； 一条渠水惹风波……

〔歌声由远而近，幕启：〕

第一場 水的糾紛

〔夏天，一个晴朗的夜晚。〕

〔在山上环水嶺村外渠道旁，一条渠道从山崖后的树叢中伸展过来。渠道上叢生着杂草，开放着鹅黄、淡紫的野花。〕

〔喜元——核桃灣某小社的青年队长，扛着铁锹沿渠道上。〕

喜 元：（望望天，焦灼地唱）

青天高 星星远，
 有雨的云彩在哪边？
 盼云盼雨盼红眼，
 等云等雨眼望穿！
 人没有水吃淘泥水，
 庄稼缺雨叶子干，
 只有这一条活命水，
 流起来又好像蜗牛爬高山！

〔从远处传来喊声：“喜……元……”〕

喜 元：（应）啊！……

〔喊声：“水流小……流的太慢……”〕

喜元：（拉長着聲音）知……道……啦！

〔喜元用鉄鍬在渠道中用力往下蕩了兩下，扛着鉄鍬沿渠道向上走去，下。〕

〔王老槐披衣上。〕

王老槐：（向四处望望，思想矛盾地唱）

听得流水門前过，

我反来复去睡不着！

天干旱下边的村庄要用水，

我們就不能引水把地澆。

南洼的南瓜干了叶，

北地的谷子黄了梢！

想起来冬季积肥多紅火，

不怕那北风寒冷大雪飄，

春耕竞赛多熱鬧，

社員們个个情緒高。

难道說这一年辛苦就随流水？

眼看着这好好的青苗当柴燒！

虽然說他們用水該照顧，

我們的粮食增产也重要，

管它規定不規定，

我扒开个缺口先澆澆青苗！

〔王老槐跳过水渠，掀石头扒缺口。……喜元上。〕

喜元：誰？

王老槐：我！

喜元：（明知故問）你是哪个村的？

王老槐：我就是这个村的，怎么？

喜 元：我說水怎么流不下去，原来你們尽偷水呀？

王老槐：嘿！你这个年青人是从哪兒蹦出来的？你說話嘴干净点兒！

喜 元：你說你这是干什么？

王老槐：（硬着头皮大声地）澆地。

喜 元：按乡里規定，今天該哪个村澆地？

王老槐：（答不上来了，指）你睜开眼睛看看……看看我們这一片庄稼！

喜 元：你也去看看我們村的庄稼呀？

王老槐：我沒有那个工夫。（沒理沒理）我們是合作社，得响应上級号召增产粮食，不能守着水旱死庄稼！

喜 元：我們也是合作社呀！你們要增产，我們就該减产？

王老槐：（不理，埋头放水）

喜 元：（急了）你怎么还澆啊？你看这水都流不下去啦！

王老槐：我們就用这一口水，你們减不了产！（依然埋头放水）

喜 元：（夺鍬）你不能澆！

王老槐：这水是你的呀？

喜 元：这水也不是你的！上級規定今天該我們澆地。

王老槐：（强詞夺理地）上級也沒有規定我們的庄稼該旱死！

喜 元：你不講理！

王老槐：（往回夺鍬）怎么？看見人家用水你就眼紅啦！誰不叫你住在水边上呀？

（唱）风沙碱地不长草，

溪水岸边苗青青；

既然是我在水边住，

你生气眼紅也不中！

喜 元：我問問你！

(唱)誰見過山上的石頭論斤賣?

誰見過放羊的野草用秤稱?

你用什么買下了長流水?

凭什么強霸硬占不通人情?

王老槐: (唱)少說些沒用的俏皮話,

奶黃沒退你充什么能?

喜元: (唱)你說我充能就充能,

今天你澆地就不行!

王老槐: (唱)我偏要澆!

喜元: (唱)就不行!

王老槐: (唱)你鬆開手!

喜元: (唱)我偏不鬆!

王老槐: (唱)你的話當不了政府法令!

喜元: (唱)不是法令你也得聽!

〔兩人一個扒缺口，一個堵住……繼而互相爭奪鉄鍬，一齊滾落在渠道里。〕

王老槐: (喊)來人哪! 來人哪!

喜元: 你們有人我們就沒有人哪! (喊)根丑! 根丑……

王老槐: (喊)下邊村上來打人啦!

〔喜元奪下王老槐的鉄鍬，從渠道中跳出，一邊擰衣服上的水。〕

喜元: 誰打你啦? 是你不講理!

王老槐: (從水渠中出，一邊抖身上的水) 好! 你打人! 就是你們核桃灣的人硬氣!

〔從山崖後村中傳出人們走動聲……有人喊:]

“老社長! 老社長!”

“老槐叔……你在哪兒哪?”

王老槐: (大聲地嚷着) 在這兒哪! 你們來呀! 你們看……我

看咱們的庄稼旱的可怜的慌，我就放了一口水……
他們就这么厉害！（一边拍打着湿了的衣服）你們看看！

〔王老槐气势汹汹地向着人声来处急下。喜元望望轉身跑下。

〔少頃。从环水嶺村傳出一陣連續的鐘声，繼而是人們的喊声：

“下边村上来搶水打了人啦！”

“把咱們村人給推到水里去啦！”

“誰不出来誰就是不爱护咱的村……”

“誰不出来誰就是草鷄……”

“別睡覺啦！人家都打上門来啦！”

“把石头运到村边房上去！快点兒！”

“老乡們集合啦……到村边場上去……”

〔远远地傳來鑼声，忽而清晰，忽而隱約……山上山下一片动乱
喧囂的声音，打破了山村夜晚的沉寂。

〔長時間的靜場。

〔明珠——环水嶺村青年团支部書記急上。她慌忙地一面向山下
張望着，一面用綢帶系着因睡覺弄乱了的发辮……

明珠：（惊讶地唱）

村里剛剛鐘声响，

山下又傳來敲鑼声，

惊得鳥兒繞树飞，

家家户户点上灯。

我站在高处往山下望，

核桃灣灯笼火把閃閃明，

人喧嚷 乱騰騰，

远远又听得叫罵声！

好象是一群人往山上奔，

树影晃动我看不清！

我們村准备下石头瓦块，
 他們是鉄鉄棍棒密层层，
 好象是呼雷閃电风雨到，
 眼看着就要鬧出大事情，
 不知道这场糾紛誰惹下？
 风波又該怎样平？
 看来是說服动員都不頂用，
 我赶快，赶快到乡里去报告一声！

〔明珠急下。少停。喜元和另外三个叫根丑、石柱子、長盛的青年拿着鉄鉄上。李茂林——核桃灣某小社社長隨上。〕

喜 元：（指水渠缺口）你們看！

根 丑：李社长，你看！咱們村人都沒水吃啦，他們还偷水澆地……

石柱子：他們有水的村就是欺侮人，祖祖輩輩都是这样！我爷爷說，他們为爭水吃，打起架来都用抬枪大炮……

根 丑：真的！我老爷脑袋上現在还有伤疤呢！

〔山后村中人声嘈杂，鷄鳴犬吠……〕

〔喜元站在高处向山后張望……〕

李茂林：哼！他們这是又想吓唬人呢！

长 盛：誰怕他們哪？

李茂林：咱們唄！哼！誰不是見軟的欺侮見硬气的怕呀？要是象早先一样，群众們起来給他們个厉害看看，他早就不敢这样啦！

根 丑：（激起火来）上級光說不叫打架，你看这不打架行嗎？

李茂林：（輕笑着）嘿！这話你們說行，我們当干部的要說

了可就有了罪名啦！

根 丑： 怎么办呢？

李茂林： 你們是群众呵！群众办了什么事上級也沒法怪罪！

长 盛： 咱們用石头把庄稼給他們砸了！

石柱子： 真自私自利……就該把庄稼給他們砸了，教育教育他們。

喜 元： （回轉身來順口附和地）凭他們这样，真是砸了也不屈！

李茂林： （故作无可如何地）唉！我們当干部的是沒法兒呀！

〔李茂林裝作沒有理会大家的話，轉身退下。〕

喜 元： （追了兩步）爹，爹！……你上哪兒去呀？

李茂林： （內）我到下边看看去。

〔一群小伙子，有的搬大石头，有的拿小石头，一齐往地里扔去。音乐起：一陣連續的泥水迸濺的响声。喜元見大家真的扔起石头来，慌忙阻攔。〕

喜 元： 喂！你們这是干什么？

〔这时，从村子里傳來喊声：“快来呀！有人往地里扔石头啦！”〕

接着从不了远的地方有石头一个又一个飞过来的音响……

根 丑： （惊喊）喜元！看石头……（跳起把喜元按在地上）

长 盛： 又一个……（拉石柱子閃开）

〔王老槐和庆和、九魁等六、七个人一涌而上。〕

王老槐： （指喜元）就是他，別叫他跑啦！

〔王老槐、庆和、九魁直奔喜元，互相揪住厮打。其他的人們打成一团。有的夺铁鍬追逐着跑下。有的揪在一起翻滾着下。喜元被捉住。〕

喜 元： 你抓住又怎么样？

王老槐： 有用处！（对庆和、九魁）別叫他跑啦！他們破坏生

产，上級来了这就是活証据。还有……咱們不兴随便侵犯人权，不能綁他，也不能鎖他，还得想法把他放在个牢靠的地方，不能叫他跑啦！得掌握这个“原則”办事，听見了沒有？

庆和 九魁：听見啦！走！

喜元：走吧！我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样？

〔庆和、九魁拥着喜元下。山下人們吵嚷声愈来愈近……王老槐張望。李茂林慌張地上。〕

李茂林：（急喊）喜元！喜元！……啊！王社长！我們少的和一伙小青年上来放水来啦，你看见沒有？

王老槐：噢！李社长！刚才倒是有一伙子人往我們地里砸石头，可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兒子！

李茂林：我听说啦！你們村有人偷着往地里放水。

（唱）你們村本位主义太严重，

王老槐：（唱）你們村見人家用水就眼紅，

李茂林：（唱）你們村光顧自己庄稼好，

王老槐：（唱）你們村破坏生产有罪名。

李茂林：（唱）当干部就應該抽柴压火，

王老槐：（唱）你說的倒比唱的还好听！

李茂林：（唱）若不是干部們暗中使勁，

王老槐：（指山下，唱）

怎么能涌上山来一窩蜂！

〔明珠急上。〕

明珠：爹！你还在这兒！（看看李茂林）乡里干部都来啦，在山半坡上正截着两边的人呢。党委書記說啦，村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得負起責任来，把群众动员回

去。哪个村人不回去，就是哪个村干部不負責任。
……有意見提出来解决，誰动手打人誰犯法。

王老槐：（看看李茂林）……

明珠：爹，你也是干部，你还不赶快去！

王老槐：（对李茂林）你听见了吧？

李茂林：你也听见了吧？哼！

〔李茂林向着人声嘈杂处急下。王老槐随下。青年丙上。〕

青年丙：明珠，咱们村抓住人家一个人……

明珠：怎么？

青年丙：咱们村抓住人家核桃湾一个人！

明珠：在哪儿？

青年丙：听说在村西破庙里头呢！

明珠：（急躁地）是誰领头抓的呀？

青年丙：不知道！

〔明珠、青年丙匆匆地向村子走去，下。〕

〔人們的喧嚷声与宿鳥惊飞的叫声混成一片。〕

——幕 落

第二場 你叫什么名字？

〔过場：明珠拿着一條又粗又長的繩子上。〕

明珠：（唱）一場風波平息了，

月兒昏黃落西山，

鷄不叫來狗不咬，

家家戶戶把門關。

趁着那打架的人們正開會，

趁着那好事的人們不在眼前；

我約上青年們一塊兒走，
一齊到村邊破廟去看一看！（下）

〔二道幕啟：〕

〔同一天夜里。〕

〔在環水嶺村邊，一座古廟的遺址，磚瓦早已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廟台和被乘涼歇腳的人們磨得很光滑的青石台阶。在舞台上露出一部分廟台上，扣着一個齊胸高的大鐘，有一枝枝葉繁密的老松樹從旁邊伸了過來。〕

〔明珠拿着繩子和青年甲、乙、丙上。〕

明珠：（對青年丙）三多！你站在那邊看着人！

〔青年丙下。明珠和青年甲、乙敏捷地跳上廟台，把繩子拴在大鐘鼻上，然後跳下台阶，三個人扛着繩子一齊往一邊拉……〕

青年甲：咱們拉一點兒往這個樹干上繞一道，省着一緩勁就拉不住了。

〔三個人繼續拉着繩子。〕

青年乙：（向幕側）三多！快！把繩子拴在樹干上。

青年甲：他看着人呢！

青年乙：沒有人來，鄉幹部正給打架的人們開會呢！

〔青年丙急上。從地上拉起繩子又跑下。人們繼續拉着繩子，大鐘漸漸歪了，鐘口也漸漸地離開地面……喜元從鐘內出。明珠和青年們忙着圍攔過來。〕

喜元：（挺胸握拳做出準備打架的樣子，憤怒地）你們想幹什麼？

青年甲：你快走吧！我們是來放你的。

青年乙：（熱情地）你還不信？……我們都是青年團員……

青年丙：是真的，我們不同意打架。（指明珠）你看，是我們團支書領我們來的！

喜元：（莫名其妙地）……

明珠：同志，你快走吧！（指，唱）

你順着我手往远看，

那里就是核桃灣。

你別走大路走小路，

免得路上出麻煩。

跳下这堰边是小路，

沿着小路往正南，

南走有一棵老柏树，

树底下有一座小庙沒有神仙。

繞过去有一段难走的路，

一边是深沟一面是山，

这一段不过两丈远，

爬过去順着沟坡就下了山。

喜元：（余怒未平地唱）

你愿意放我我不愿走，

告訴你“請神容易送神难”！

我又不是山上的鳥兒，

想抓想放随便玩！

你們村若有胆量，

再扣我半載和一年，

我倒要好好看一看，

看一看，环水岭怎样欺压核桃灣！（憤憤地坐在

庙台上）

青年甲：（生气地唱）

我們是好心好意来放你，

你反把好意当歹心！

青年丙：（唱）你和誰橫眉豎眼不說理？

青年乙：（唱）沒見過有你这样的人！

喜元：（唱）打一巴掌給个甜枣兒，

誰知道你們安的什么心！

明珠：（制止地）三多！增全！……

〔青年們一腔热情被潑了冷水，都不愉快地站在那里，誰也不說話。明珠一时不知說什么好。〕

青年丙：（突然地）明珠，咱們走！

青年甲：上哪兒去呀？

青年丙：回家睡覺。

明珠：三多，別这样……

青年丙：那怎么办哪？咱放人家，人家不愿走，咱还得拿八抬大轎抬他下山哪？

青年乙：咱們放了他，他不愿意走，这可就不怨咱們啦！对吧？走！咱們走吧！

青年丙：（拉青年甲）走！

青年甲：明珠，走啊！

明珠：增全！等一会兒啊！

〔青年甲、乙、丙头也不回气昂昂地下。〕

〔少頃。〕

明珠：（和悅地唱）

你坐在这里等到明天，

是不是还想鬧事不愿完？

你来看，月落西山过半夜，

露水重重湿衣衫。

难道說等着打架还有癮？

难道說两下和好心甘？

我們村有人得罪了你，

我們来陪礼放你下山。

既然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应该能屈也能弯，（俏皮地）

你何必当争气闹事的英雄汉？

有力气为啥不用在生产上边？

喜元：（从地下站起来，唱）

誰不是生产忙来工作紧？

誰愿意吃饱没事闹糾紛？

只因为天气旱得心如火，

你們村又来欺侮人！

明珠：（唱）人多了脾气不一样，

那个村没有好事的人。

气头上有人办出糊涂事，

你何必记恨我們村！

事情闹起总要了，

了事还要靠闹事的人；

只要是东风有来意，

不愁吹散滿天云！

喜元：（緩和地唱）

多謝姑娘使好心，

只可惜环水岭上少好人，

若是都象姑娘你，

怎么能三天两日鬧糾紛。

明珠：（微笑地）我不同意你这么說！

（唱）山上和山下，

相隔八里远，

脚踏一块土，